

散文

铁头

■史玉红

铁头是我的一位远房宗亲,爷字辈,在我们家族里,算是官高位显、受人敬重的长辈。他先是在乡里当干部,后通过不懈努力,到县里面当上某局的一把手。

若干年前,我还是一个到处撒欢的农村野小子,电视剧《霍元甲》《陈真》,电影《少林寺》《少林小子》那时正热播。受此影响,总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身怀绝世武功的盖世大侠。日常劈腿、倒叉、蹲马步成了必不可少的功夫,随便找一根树枝,也能当成倚天剑、屠龙刀,整天到处找人过招,嘴里不时发出“嘿”“哈”的怪叫。

那日,应几个伙伴强烈要求,我们到村边的一个麦秸场练拳。正在兴头上,忽然阿四嗽的一嗓子,把大伙吓了一跳:“看,快看,本本(农村俗语指汽车)!”果然,一辆汽车疾驰而来,到村边突然停住了,从车里走出一位中年人,体格健壮。村里有人高呼:“铁头回来了!”旁边阿四看得发呆:“高手,绝对是高手。你看那块头,功夫绝对一流。铁头功绝对厉害,练得前边头发都没了。”因为偶遇高人到场,我们吓得也不敢大呼小叫了,生怕惊动了他,过来修理谁一顿。因为不认识他,谁也不敢往前凑,我们只管玩我们的。

这时,忽然听到老爸叫我,扭头一看,老爸正和那位“高手”说话。“天啊!莫不是那人看上了我,把我当成锤锤子吧?”老爸还在一个劲地招手,我只好亦步亦趋地往前挪。及至跟前,我听见“高手”问我爸:“这是你跟前的?”我爸点了点头。那人猛然出手,速度很快,我根本来不及躲闪,心想:坏了,别看他脸上笑呵呵的,莫不是传说中的“笑面虎”?就他那棒槌胳膊蒲扇手,我哪是他的对手啊!

大人咋都这么爱欺负小孩呀,我算是玩完了。我今天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爱咋的咋的吧,索性脖子梗一伸,眼睛一闭。蓦地我感觉一股暖流从我的脑门向下直冲到脚跟,顿时七魂出窍,毫无知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听到一阵奸笑:“看你那傻样,嘴里流恁多口水,还拉丝哩!”听声音像是阿四,我想:莫非去见阎王爷还有阿四做伴?睁眼一看,还真是他们几个。

我听见有人说:“傻了,咋还不动了,是不是被点穴了?”

我吸溜一下口水,晃了晃脑袋,用手掐了一下屁股,还挺疼,这才回过神来,确信自己没事。我见阿四他们围着我直转悠,还直勾勾地盯着我的上衣兜,并叭嗒着嘴。我感觉不对劲,低头一看,一包五颜六色的糖果躺在那儿,怪不得他们眼馋得像丢了魂似的口水横飞呢。

原来,“高手”看到我傻愣愣的样儿,想和我亲切一下,顺便拍了一下我的头送给我一包糖果,他就和我爸回村里面去了。当然,他没想到会把我吓出一身冷汗甚至丑态百出。

时过境迁,我也由少不更事的农村少年长大成人,沿着阿爷当年走过的人生路——求学、上班、成家,定居在了城里。现在很多事情我已经明白了:铁头是太爷给他起的乳名,他从来没有练过什么铁头功,更不是什么武林高手。至于他的稀顶头,纯粹是遗传因素,因为太爷也是如此。铁头是孝子,那次回家,也是为了看望在老家安享晚年的太爷。

事情是搞明白了,但我那些儿时的奇思妙想以及不可告人的糗事,却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烟消云散,反倒成了伴随我一生的美好回忆。

散文

前年秋天,老公调往外地工作,儿子就读寄宿小学,只有节假日他们才回家。平时觉得面积很小的三居室,随着他们的离去好像变成了无限大,房间空落落的,心也一样。后来,我索性搬回娘家住。

日子久了,小区的邻居见我经常在娘家进进出出,都笑着打趣:“又来蹭饭呢!”“交伙食费了吗!”次数多了,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没想到无意间跻身“啃老一族”了,更没想到的是,原来“啃老”也可以是“双赢”的。

以前,每天早上我都喜欢赖床,蜷在暖暖的被窝里,任凭闹钟叮咚作响,那份慵懒惬意的感觉简直是我的最爱,早餐之于我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而在娘家,我的最爱被“无情扼杀”。老爸生性勤快,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六点钟起床做早饭,六点半开始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叫我,美其曰: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对我而言,这简直是天下第一

大酷刑,我痛苦呻吟、矛盾挣扎、无奈切齿后,终于宣告“老爸赢了”,我被迫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因饮食不规律导致的胃病也离我而去。

都说老人隔辈亲,这一点老爸老妈更是精彩演绎。儿子从小由母亲一手带大,读了寄宿学校后,我这个当妈的倒没啥感觉,母亲却几个月都没缓过劲来,有时晚上还偷偷抹眼泪。每逢刮风下雨,她都絮絮叨叨挂念我儿子,说孩子睡觉不老实,爱踢被子,冻着了怎么办,感冒了怎么办,第二天肯定要跑学校亲眼看看我儿子她才放心。每逢节假日,爸妈都很开心,儿子爱吃的水果零食早早地买好,洗干净摆在果盘里,像过年招待宾客一样。儿子爱吃的饭菜,他们排上序号罗列出来,只等儿子回来“点将”。说实话,当初我就是怕他们太溺爱儿子,也是为了培养儿子独立自主的能力,才下决心送走儿子的。可

■赵丽娜

快乐“啃老”

是现在每当看着他们流露出对儿子的思念,我的心都隐隐作疼,同时也更庆幸,还好,有我在这“啃老”,不然老爸老妈会更伤心、更寂寞。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爱上了“啃老”。老妈常说,自从她和老爸退休后,他们最“富裕”的就是时间。然而,时间多了,能干的事少了,年龄大了,心眼却变小了,鸡毛蒜皮的事他们都能整出大动静,可自从有了我来凑热闹,他们的矛盾被我悄悄地消灭在萌芽状态。

记得那天午后,我刚想眯会儿,就听到厨房有动静,走进一看,老妈正端着中午的剩菜挑挑拣拣。

“你干嘛呢?”

“死老头子,明知道我不能吃辣,做饭偏偏放那么多辣椒,说他还不承认,这回我看他还有什么话说!”老妈一边愤愤不平地唠叨,一边麻利地挑出十几个红辣椒站岗

似的一溜排在碟子里。证据确凿,看来老爸要“遭殃”了。情急之下我只好舍身相救:“妈,你错怪爸了,是我想吃辣,才让爸多放几个辣椒的!”

“真的?”老妈半信半疑。

“当然真的,你忘了我的最大嗜好啦?”我摇着老妈的胳膊撒娇。

“你就仿你爸,爱吃辣!”看老妈口气有所松动,我赶紧把她揽出厨房,趁机倒掉辣椒,消灭“罪证”,心里却暗自盘算怎么给老爸上“政治课”……

老爸老妈都是五〇后,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想让他们享受一下生活,他们却认为是奢侈,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他们的观念正被我悄悄改变。比如,当老妈对我说,你工作辛苦,早餐一定要吃得有营养时,我也趁机对老妈说父母的健康才是儿女最大的幸福;当我陪老妈逛街,有了中意的衣服她舍不得买时,我就会抢着帮她买下来,然后告诉她,消费是挣钱的最大动力;当我给老爸买些保健品时,他总是心疼地怪我乱花钱,这时我就给他灌输,花钱买健康比花钱买药丸划算的生活理念……

其实,很多事情都有两面性,只要方法得当,“啃老”也能“啃”出快乐,“啃”出幸福。

归乡情思

■闫梦琪

归乡路途长漫漫，
征程未了仍向前。
一村几落身后去，
放眼望家屋檐。
田间地野行人稀，
却视炊烟缕缕起。
忽见熟悉两身影，
父母冒寒雨中等。
鼻头悄然阵阵酸，
眼帘顿似雾遮拦。
忧亲不明所以然，
惶急逼泪肚下咽。
数日未谋二老面，
挽爹挽娘归家园！

仰望

■王鹏军

我抬头望着天
有云
云朵身后
藏着雨
抬手抚摸
雨滴轻柔
雨后的彩虹更美
我抬头望着太阳
有光芒
太阳隐藏住了
月光
静待夜的到来
月色轻柔
低落后的静谧更美
生命无悔无畏
昔日时光抽身体会
让我们仰望明媚
让我们勇敢相信
总有希望召唤
温暖在心房
心若坚强
就有永恒力量
我们的世界
坠落过雨
黯淡过光
但梦想依然纯粹
幸福在流转
历经过后的人生
更美



水巷

苏明 摄

小说

那一瞥

■侯钦民

当他和姐姐分别被押进审判庭,法官威严的脸使他颤抖了一下。法官宣布法庭纪律后,宣布开庭:

“被告刘三!”

“到!”

“文化程度?”

“小学!”

“说一下你的家庭情况!”

“母亲和我!”

“因为什么问题被逮捕的?”

“故意伤害!”

……

去年秋日的下午,他正在天津一家工地打工,突然接到姐姐的电话,说姐夫经常打骂她,已经过不成日子了,要他回来教训教训他,并汇去了来回的路费。到家后,姐姐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又给了他1000元钱说,教训过他后还回天津打工去,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为了疼他爱他的姐姐,那天,他乘姐夫午休在家,把姐夫叫醒理论几句后,不由分说举起早已准备好的棍子将姐夫打晕后逃之夭夭。

他在逃走后的第三天被缉拿归案,回来后才知道,姐夫因没有及时救治已经死亡。

法官又问些什么他记不清了。像事先背熟了一样,他机械性地回答着。他知道,这次开庭决定着他的命运。一失足成千古恨呀!假如不是自己一念之差,能会酿成这场悲剧?

当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宣判,他被两个法警架着走向囚车那一刻,他在人潮里看到了妈妈的背影。但是,妈妈始终没有朝他这里看一眼,哪怕就那一瞥他就满足了,但是没有。

他自小就没了父亲,一家三口就姐姐疼他,妈妈溺爱他。小时候,大概自己五岁时,不小心跌倒了,鼻梁上擦破了一层皮,沁出一点血,妈妈把他扶起来,乖呀、乖呀地叫着。他看到妈妈心疼得流出了泪水。他上小学时,因和同学打架受伤住院,是姐姐把饭做好送到医院。妈妈和姐姐三天三夜守护在他身边,从妈妈布满血丝的眼睛里他感到妈妈和姐姐是那样疼爱他。

可是现在妈妈已经没有能力保护他了。他犯了罪,不可饶恕的罪。他扭头瞅着妈妈站的地方,但是,妈妈一直不转身看他。他感到年迈的瘦骨嶙峋的母亲已经弱不禁风了。

在他被押走之前,他多么希望妈妈能看他一眼,哪怕是一瞥。可妈妈没有。他看到的是就在押解姐姐的法警出来时,妈妈张开双臂,嘴里不知喊着什么奔向了姐姐。妈妈喊的是什么呢?他是应该能听清楚的,但是他的脑子一片空白。

在人们的簇拥和指点下,他被押进了囚车。就在法警带上车门的一瞬间,他看到了妈妈朝他这里瞥了一眼,也就是和妈妈对视的一瞬间,他看到了妈妈那一双温暖继而又怨恨的眼神。

他知道是他一时冲动,毁了两个家庭——把自己毁了,把姐姐的家也毁了!妈妈同时失去了两个孩子,对他还有什么温情可言?怎么能不怨恨于他?在监狱半年多的时间里,妈妈没有来看过他,亲戚也没有来看过他,更不用说朋友了。他不知道,以后漫长的牢狱生活怎么才能熬过。

现在,警笛声中,他又被送进高墙内。外边的空气多么新鲜啊,他现在才真正感受到失去自由的绝望。

他真的希望再次看到妈妈的那一瞥!